

春秋炎涼精衛遺恨

孔子作官不得志，失業後，致力的目標，是作好編輯工作。在那時代，雖然有了書寫文字，但群眾識字的百分比不高，受眾少，大眾傳播並不發達；且不必談電子傳播了，連印刷術也未發明，僅能靠抄寫，不合時宜的言論，對統治者不會構成太大的威脅。孔子才得以享有發表的自由，說真話，寫真事，算他老先生幸運。到英明的秦始皇出現在地平綫上，不僅摧毀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，連小組議政也查禁，進而焚書坑儒，文化進入戒嚴的冬季。好在並不長。

說真話是應用語文俱來的義務。智慧人的真話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產。可是，就有人不喜歡；也禁止別人喜歡。

太史公司馬遷因為替人說話，因李陵是懷才遭妒，受到同儕排擠，也許是設計安排，陷他於絕地；為相信屈而後伸，暫時妥協降胡，其動機和處境，應該體卹查究。誰知這番話惹動了英明的漢武帝，怕涉及自己任人調度的問題，赫然一怒，賜予言者體罰，終身背負羞恥的記號。如果“衛青不敗由天命，李廣無功緣數奇”，李陵也是數奇？近三百年後，關羽降曹，後來有機會復歸，該不能也算“數奇”，是因為信任。

王爾德(Oscar Wilde, 1854-1900)的名言：“我們對於歷史唯一的責任，是並它重寫過。”(The only duty we owe to history is to rewrite it.)

“現在每個大人物都有他們的門徒，但總是猶大來寫其傳記。”

人喜愛藝術。領袖們寧願請人畫像，不用照相；因為照相不大算藝術；當然，照相是也得精美化妝。“靠賴藝術，唯獨靠賴藝術，才可以看出我們的完全；靠賴藝術，唯獨靠賴藝術，我們才可以保護自己免於污穢的實存危險。”

司馬遷因為認真作人，不懂得，或不肯用作人藝術，作事藝術，才遭受麻煩。王爾德又說：“少許的誠實是危險的事，許多的誠實是絕對致命。”

汪主席兆銘(1883-1944)字季新，號精衛，廣東三水人。年輕時，壯懷激烈，因憂於國民黨人意志低沉，毅然決定以身殉黨國，上北京圖謀刺殺攝政王，以振奮士氣。

1910年四月，汪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敗，“被逮口占四絕”：

銜石成痴絕	滄波萬里愁
孤飛終不倦	羞逐海鷗浮
托紫嫣紅色	從知渲染難
他時好花發	認取血痕斑

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囚
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
留得心魂在 殘軀付劫灰
青燐光不滅 夜夜照燕台

這裏表現詩人的匠心，烈士的雄心，蘊涵的是賢哲的仁心。設或當年身便死，詩成千古絕唱，人成歷史聖人。可惜，結局並非如此。歷史人物，不能決定自己扮演的角色，但性向和修養，卻可以看出其不能作的事。叫汪精衛去決黃河之堤防，淹死百萬老百姓，阻滯敵軍十萬進展一個月，把“焦土抗戰”變成泥塗逃亡；哀鴻遍野，自己躲到山洞裏唱必勝的高調，汪幹不出這樣的事體。汪受千夫所指，稱為“賣國”，但事實上他未丟過一寸國土，無權決定坐失東北，沒有簽訂“何梅協定”。汪忍辱負重，開府南京，復建中華民國，也是出於仁者之心，蹈入泥淖，何殊赴湯？是他殉道拯民的精神，把“引刀成一快”，變為鎮日對虜酋。看，從他脫出陪都，遵從當時中常會多數人決定，尋求與日本談判和平，所有詩中，就沒有表示快樂過。

舟夜
臥聽鐘聲報夜深 海天殘夢渺難尋
舵樓欹仄風仍惡 燈塔微茫月半陰
良友漸隨千劫盡 神州重見百年沉
淒然不作零丁嘆 檢點生平未盡心

1939年四月二十五日，汪在越南遭刺未死，乘法國小貨輪駛滬。他本不想乘日艦，以風急浪高，顧不得“有失體統”，移搭北光丸。因而百感交集一沒有脫險的慶幸，也沒有還都的欣悅。

作為南京中華民國政府的元首，據日本人的敘述，汪表現的像是戰勝者的氣派，但他顯露內心的詩作，從不見得意，反而滿紙悲涼之音。

秋夜

落葉空庭夜籟微 故人夢裏兩依依
風蕭易水今猶昨 魂度楓林是也非
入地相逢雖不愧 擘山無路欲何歸
記取共灑新亭淚 忍使啼痕又滿衣

還有一首懷舊之作，也是傷感主調，追思胡漢民二人不得志的情形，徒然有報國衛國有心，格於兵柄在別人手。

冰如手書陽明先生答聶文蔚書，及余所作述懷詩合為長卷繫之以辭，因題其後。時為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，距同讀傳習錄，已三十三年，距作述懷詩已三十二年矣。

我生失學無所能 不望為釜望為薪
曾將炊飯作淺譬 所恨不得飽斯民

三十三年從患難 餘生還見滄桑換
心似勞薪漸作灰 身如破釜仍教爨

案：冰如為汪妻陳璧君，伉儷為詩文同志。汪精衛早年曾為文，中國四億人民如飢泣之赤子，嗷嗷待食。惟煮飯所需為薪與釜。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；釜則默然忍受水煎火烤。精衛入京刺攝政王前，致書胡漢民：弟今為薪，兄當為釜；弟為其易，兄任其難。及後展堂已逝世，詩作於1941年時，精衛失去同志，仁心無改，不得已兼為薪釜，因而自悲。

朝中措

重九日登北極閣，讀元遺山詞至“故國江山如畫，醉來忘卻興亡”悲不絕於心，亦作一首。

城樓百尺倚空蒼 雁背正低翔
滿地蕭蕭落葉 黃花留住斜陽
闌干拍遍 心頭塊壘 眼底風光
為問青山綠水 能經幾度興亡

無論如何，汪忠於婚姻之約，還有一項罕有的品德，就是他從不貪污，也沒有親友貪污事跡；這使他在中國政治人物群中，如蓮花處污不染，鶴立鷄群。另有“讀史”一首：

讀史

竊油燈鼠貪無止 飽血惟蚊重不飛
千古殉財如一轍 燃臍還羨董公肥

當時流行可笑的邏輯：反貪污，或不貪污，就是“共產黨嫌疑”。看來汪先生將無以自辯。

至日軍橫行，猖狂襲美，雖然鳴張一時，實在是自啓敗端。使美國宣佈參戰；德軍進攻蘇聯，走上拿破崙的覆轍，冬季頓兵堅城之下，導致敗績，繼被蘇軍反攻，逐出國境，轉而防卻不能守。似正應驗了：“神要毀滅一個人，必先使他瘋狂。”原國民政府曾崇拜納粹德國，轉反軸心；汪卻錯捲入了，“共榮圈”，眼看局勢的幻演，無能改變。

汪精衛因從前被人暗殺受傷，子彈留在體內未能取出，多年病痛愈深；只得於1944年，赴日治療無效，病將不起。春蠶將死，其絕筆之作，以“自嘲”為題，自承是失敗的悲劇人物，尤為悲涼。當年的同志或黨敵，如果讀得懂的話，也該有感。

自嘲

心字將滅萬事休 天涯無處不怨尤
縱有先輩嘗炎涼 諒無後人續春秋

歷史沒有如果。設使當年身不死，汪精衛的敵人成為“勝利者”，汪受審判，會有甚麼下場？很難說。如今蓋棺論定，在中

國歷史上，汪似乎沒有翻身的機會。聖經說：“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”（來九:27）

進到天上無私的殿堂，
沒有腐敗的聲音在喧嚷爭執；
良知不會鎔化成黃金，
也沒有偽證和控告者的買賣交易，
沒有延遲受理，沒有枉費的奔走，
因為基督是君王的律師；
祂不分貴賤，為所有的人辯訴，
只是不收費用，唯有天使。

Sir Walter Raleigh(1552-1618)

說句類春秋判的公道話，汪精衛並不親日，更非崇拜日本。但作為一個政治家，他認真思考，衡量中日國力，知日方鋼鐵生產量，為中國的五十多倍；實力對比如此，使不能不倡導“低調俱樂部”，況且手無權，徒唱高調沒用。倒是其政治對手，後來在美國勝利後，中國亦列戰勝，竟然巧妙開脫日軍侵華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，免列戰犯受死刑；於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，當年在華推行“強化治安”的“三光政策”，殘殺中國人非順民的最高指揮官，竟然“無罪釋放”！何以謝天下？後來，逃難到孤島的政府，且恭邀他率“白團”光臨，位居高級顧問，教導軍略於“革命實踐研究院”，訓練將領；軍政要人還得向他敬禮！這種事，被指“賣國”的汪逆政府，也無法為之更甚。沒有黑白分明的世界，縱然今天有春秋麟筆，怎樣書判？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